

信阳记忆

信阳的著名文化人(下)

黄振国

赵浩生(1920—2012),男,息县城关人,1962年加入美国籍,曾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郑州大学、暨南大学名誉教授,信阳师范名誉校长、美国赵氏公司董事长。

赵浩生是中华的儿子、美国的公民、日本的女婿,通晓中、英、日三国文字。他9岁离家到开封求学,1938年回息县任教。后来选择了记者职业,是专门采访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新闻记者、专栏作家。他1948年去日本,1952年到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受聘于耶鲁大学,1960年任该校东亚语言文学教授。1973年5月,他第一次回国采访,应邀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信阳师院等高等院校作了多次演讲。1984年,赵浩生回国访问,并应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1986年后,他弃教从商,积极宣传和介绍中国,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赵浩生一生为中美两国文化、艺术以及学术、经济方面的交流,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先后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凌行正(1930—),男,潢川人。1949年,凌行正毕业于河南省立潢川高中。高中毕业后志愿入伍,历任某军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员,《志愿军一日》编辑部编辑,某军政治部宣传处助理员,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化科创作员、科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小说戏剧组组长、副社长,《昆仑》主编,解放军文艺社社长兼总编,《解放军文艺》主编。他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高原短歌》《洛桑丹增颂》,散文集《关山情》《江河赋》《神圣的珊瑚礁——南沙纪行》《岁月留痕》《戎行风景》,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等。诗歌《一壶水》获1978年成都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歌词《活着的黄继光》获1964年总政治部创作优秀奖,散文《高处不胜寒》获1982年成都军区优秀创作奖,《西域二章》获《文学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征文奖,报告文学《杨建章》获1980年总政治部优秀征文奖。

1986年,我在任潢川县委副书记时,利用赴京出差之机特意前去拜望这位乡贤,并写了一篇人物专访——《赤子情怀》。从此,我和凌老相交至今。忘不了,1990年8月的一天,凌老和我们一块去拜访曾经在潢川生活了很长时间的著名诗人臧克家。为此,我写了一篇访臧老的文章——《泥土芬芳似故园》,同时也请臧老为我的两本书《青春作伴》《青春无价》题写书名;忘不了,凌老于1992年6月领我去找著名的将军书法家李铎先生,为光山县“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忘不了,凌老在时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的百忙中,抽空为我的拙作《青春作伴》一书作序;忘不了,凌老每次回信阳,再忙也要抽时间见我……2012年5月,时年82岁、健康快乐的凌老在回信阳参加解放军某部队纪念活动时,我们又相见,老人家还

专门从千里之外给我带来了北京特产和他的长篇新著《戎行风景》。凌老勤奋博学,笔耕不辍,和蔼可亲,慈爱善良,我内心一直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1998年,我根据凌老当时已经出版的部分图书的书名,特意写了一首藏名诗敬赠给凌老。现把这首诗抄录如下(下面划线处为凌老著作的名字):

踏遍东亚关山情,高原短歌南沙行。
华章吟诵江河赋,洛桑丹增颂强音。
感念西藏真情诉,岁月留痕写青春。
大别含笑淮河唱,黄国骄子谁比君?!

叶楠(1930—2003),原名陈佐华,男,信阳市人。叶楠早年在信阳女师附小、潢川中学、信阳师范上学。中学期间,叶楠经常与李生弟白桦(原名陈佑华)在《豫南民报》《中州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1947年12月进入桐柏山、四望山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他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参加中原野战军桐柏部队,后任参谋。1949年冬入大连海军学校机械工程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到北海舰队任机电业务长、科长、工程师。1959年,叶楠创作的第一部电影文学作品《甲午风云》问世。1965年任北海舰队创作员,1980年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员,1985年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他是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

叶楠著有长篇小说《花之殇》,中短篇小说集《海之屋》《一帆风顺》,散文集《苍老的蓝》《浪花集》《海殇》,电影文学剧本集《白桦叶楠电影剧本选》《甲午风云》《绿海天涯》《金锚飘带》《姐姐》《鸽子树》《木棉袈裟》《海市蜃楼》《巴山夜雨》《黄沙掩不住的刻痕》《丛林中的雾在消散》《伟大的战略转折》《在我们城市里》等,均已拍摄发行。《巴山夜雨》获1981年第二届政府奖最佳影片奖及中国首届金鸡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电影《甲午风云》于1983年获第十二届非希腊·达·福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白桦(1930—),原名陈佑华,男,信阳市人。1942年春,与李生兄弟叶楠(陈佐华)一同考入潢川中学(今潢川高中)初中部。从中学时期,他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教育干事、师俱乐部主任职务。1952年曾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在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白桦的诗》等,长诗《鹰群》《孔雀》,话剧剧本集《白桦剧作选》《远古的钟声与今日的回响》,散文集《我想问那月亮》《悲情之旅》等。

民间传说

窟窿碑



周明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小时候,常去舅舅家,去来必须经过一条港沟,港沟上架有一块一尺多宽的古棺材板,算是桥。桥的上游2里处有块荒滩。荒滩成了两乡镇四个村的分界。荒滩东南是观堂乡陈棚村竹洼村民组;荒滩西南是观堂乡杨庙村秦庄村民组;荒滩的东北是往流镇六里村邵庄村村民组;荒滩西北是往流镇梁庄村朱庄村村民组(原来统属往流镇管辖,1988划分两个乡)。有关“窟窿碑”的传说就与这个荒滩有关。

荒滩上原有一方石碑,高约2米,宽约1.5米,厚约0.5米。碑文斑驳,但“皇清永固”四字清晰可辨。奇特的是石碑的正中间有一个碗口大小、圆球形的窟窿。当地人都叫它窟窿碑,外地人把它作为标志性地名。

窟窿碑是怎么形成的呢?相传明朝以前,它还是一方完整无缺的石碑,就竖立在这荒滩上。清乾隆年间,有个云游四方的道士名叫弘玄,有天云游到朱皋集。夜里,弘玄似睡非睡之时,他的祖师爷来到床前,朗声说道:“弘玄,朱皋集往南五里,有片金桂园,金桂园再往南2里,过了九步三道沟,有一荒滩,荒滩上有宗石碑,石碑看似平常,但有一宝暗藏。此宝可是价值连城啊!”说罢,祖师爷飘然而去。

天机不可泄露,弘玄决定按照梦中祖师爷指点的路线,前去寻宝。第二天,弘玄一路询问到此,筋疲力尽地靠在石碑上休息,无意间看到这块看似普通的石碑却有奇异之处。于是仔细察看,发现石碑正中有块碗口大小的圆圈,虽然纹路不十分清晰,但他断定这石碑中圆形的东西就是祖师爷说的价值连城的“宝”。

弘玄喜出望外,悄无声息地准备好锤子、钢钎,趁夜深人静之

时来到石碑前(钻石夜里发光),用铁锤、钢钎小心翼翼地沿着“石胆”一面的纹路轻轻地剥离。这时,一位樵夫经过,他看见一个道士在敲凿石碑问道:“你凿这石碑弄啥家什?”弘玄看了看柴禾的是一位憨厚朴实的樵夫,就实话实说:“唉,你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这石碑中的东西是石胆,是一块价值连城的钻石啊!”

天蒙蒙亮,弘玄已把“石胆”从石碑中连凿带扣弄了出来,捧在手上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只见这石头晶莹剔透,熠熠生辉,光彩照人。樵夫也是一个精明之人,听说那块石头是块宝物,便对弘玄说:“常言说‘见面分一半’,你得把钻石分给我一半!”弘玄说:“这玩意儿砸开就不值钱了,我咋分给你一半?”眼看着天就要大亮,弘玄不想再与樵夫纠缠下去,就施了法术:用手摸摸石胆,然后在那樵夫眼上抹了一下,樵夫睁开眼看到石碑前的碎石都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金子”。一转眼,道士不见了。

樵夫喜不自胜,把柴禾扔在一边,脱掉长大褂摊在地上捡拾“金子”。可哪里还有金子?只有道士凿下来的石碴子。樵夫伸手摸摸石碑上的窟窿无限懊悔。

后来人们就把这块石碑叫窟窿碑,来往的路人和客商走到这里都好奇地伸手摸摸石碑上的窟窿,天长日久,石窟窿被摸得越发光滑圆润。

窟窿碑的神奇越传越远,越传版本越多。1966年,时逢天气大旱,陈棚村陈棚生产队在西港边临时挖了一眼吃水井,一时苦于找不到垫脚石,队长黄业儒组织社员把废弃多年的窟窿碑抬去当作垫脚石。后来,临时开挖的水井被长流不息的港水淹没,窟窿碑也被淤泥越埋越深,无从挖起,但作为标志性地名的“窟窿碑”却镌刻在人们心里,至今还在流传!